

我们是否 还拥有

易小荷 著

灵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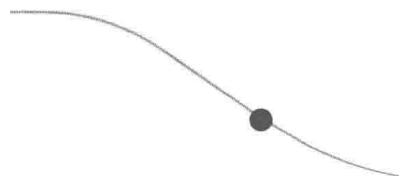
非外借

我把生命中的一部分遗留在那里
却带着不明所以的东西逃之夭夭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我 们 是 否
还 拥 有

灵 魂



易小荷 著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我们是否还拥有灵魂 / 易小荷著. -- 北京 : 北京
十月文艺出版社, 2018.1
ISBN 978-7-5302-1763-4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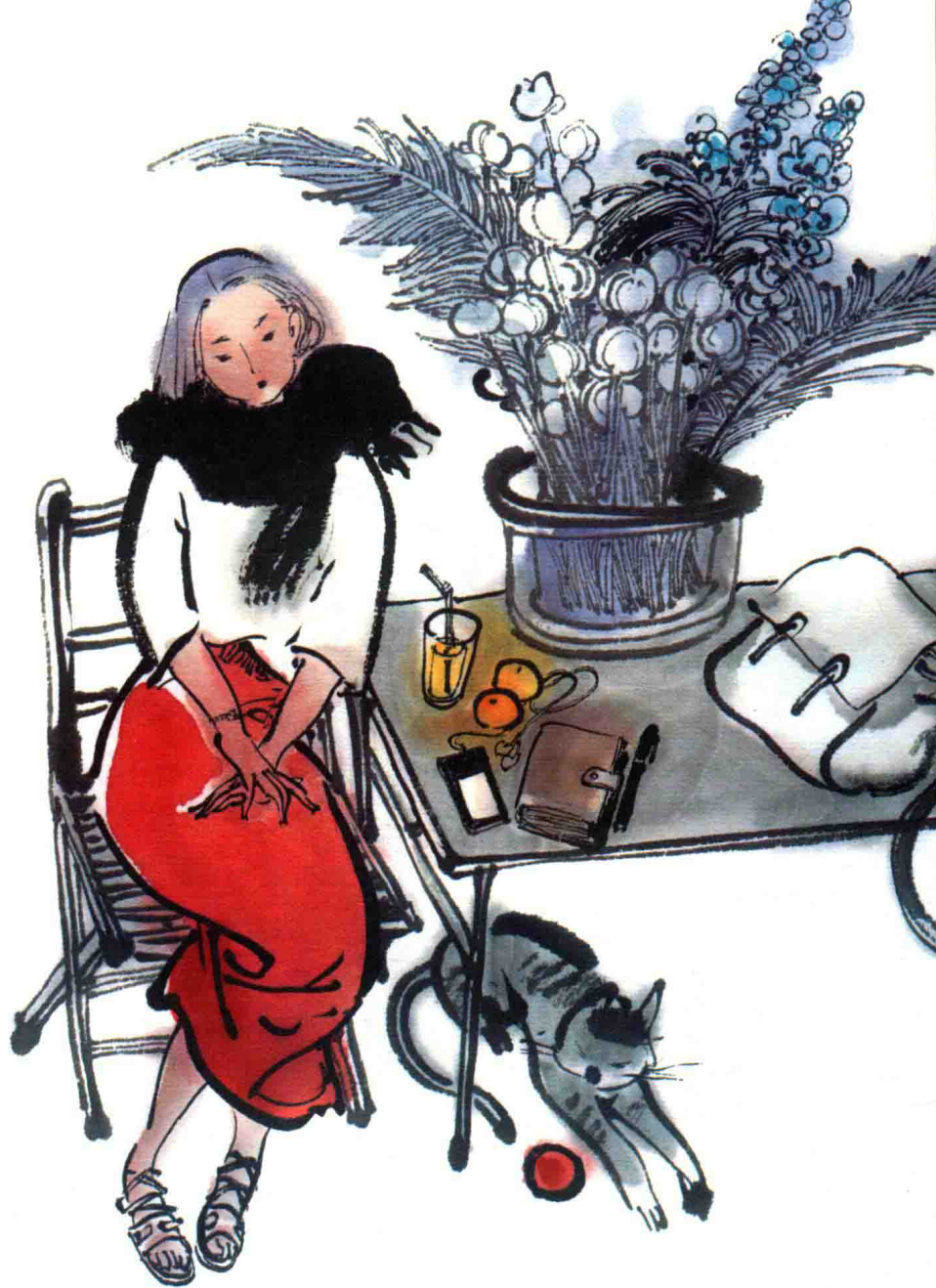
I. ①我… II. ①易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297351 号

我们是否还拥有灵魂
WOMEN SHIFOU HAI YONGYOU LINGHUN
易小荷 著

出 版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地 址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
邮 编 100120
网 址 www.bph.com.cn
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
电话 (010)68423599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山东鸿君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版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
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开 本 850 毫米 × 1168 毫米 1/32
印 张 8.25
字 数 120 千字
书 号 ISBN 978-7-5302-1763-4
定 价 39.00 元
质量监督电话 010-58572393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由本社负责调换

版权所有, 未经书面许可, 不得转载、复制、翻印, 违者必究。



她逆着光站在窗户前，根本看不到她的表情，过了一会风有了，便把她的头发吹得飞了起来，她站在那里，就像站在一幅色调疏淡的水墨画里。

——《伦敦的呼唤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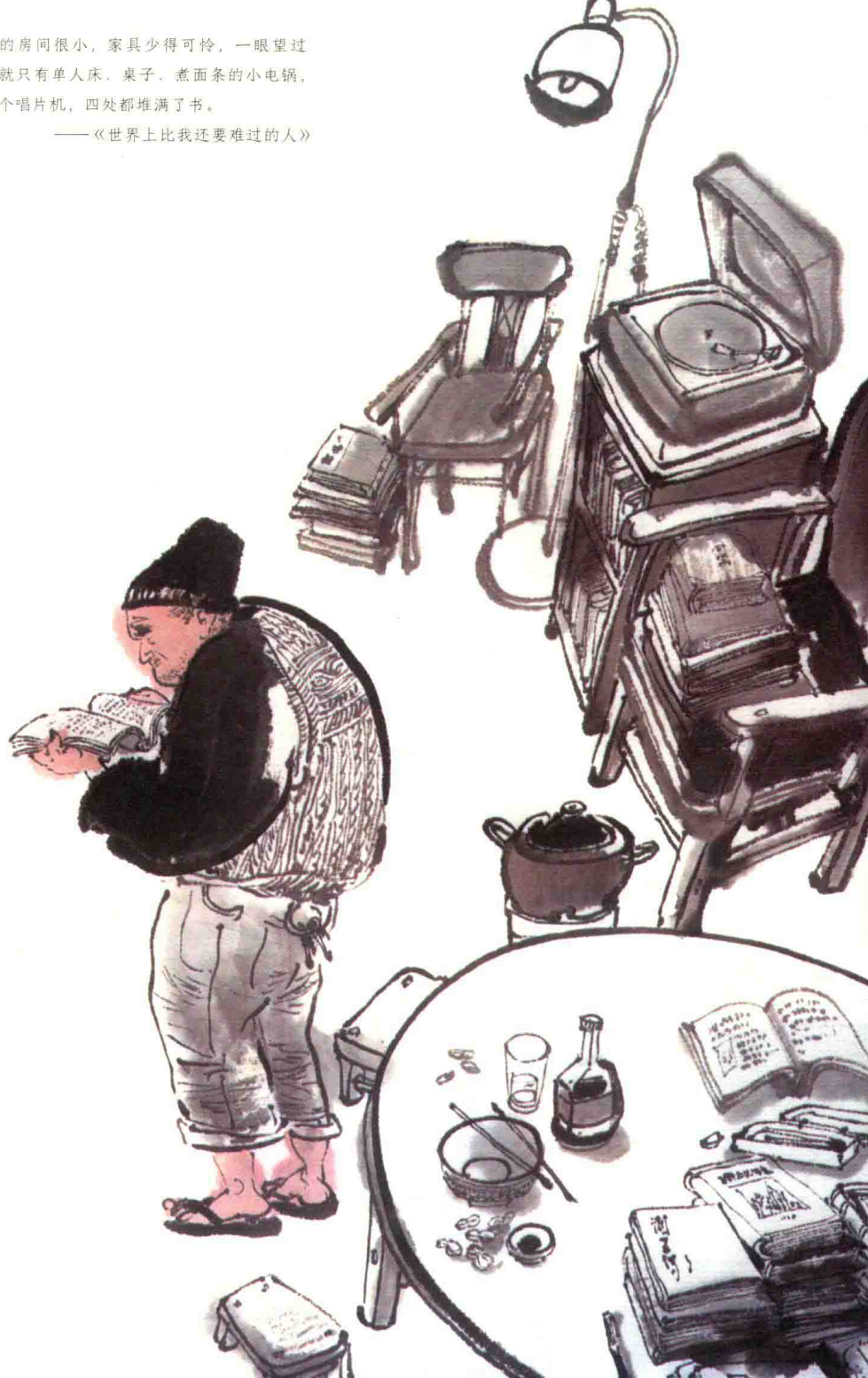
他把自己沉默成了一个侧影的轮廓，好像要把自己坐成墓碑。我那个时候年纪还轻，不懂得什么叫作虚无，更不懂得那种莫名其妙滑进一种物我两空的状态。

——《向着天空猛烈射击》



他的房间很小，家具少得可怜，一眼望过去就只有单人床，桌子，煮面条的小电锅，一个唱片机，四处都堆满了书。

——《世界上比我还要难过的人》



我想成为作家或者诗人，此事无关风月，无关繁华的物事，无关深深庭院，华丽衣裳。向前奔跑的姿态，无关在幽蓝的夜空中绽放的烟火，无关世界热闹的本质。

——《让我在夜里说会儿话》



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

www.readinglife.com

出 品

序

待下半场再见，愿我们犹存体面

龚晓跃

我们把易小荷叫作中国著名美作。

因为她又美又作。

她的故乡四川自贡，盛产各种劣质文痞，但她出淤泥而不染，低眉作美文，扬眉作美女，不时还有温和而坚定的侠义之气。

小荷去年拜别灰色的北方，在上海曾经的“法租界”租下一处有天井和鲜花的小院子，开始做两个很文艺，但不太商业的公号——“骚客文艺”和“搜历史”。

在大尾巴狼相对较少的魔都上海，做点不违本心的文艺的事情，这是小荷的下半场。

小荷的上半场始于 2001 年，那时她也是从北京南下，到当时中国市场化媒体的首都广州，加盟我主持的《南方体育》。小荷刚到广州大道中 289 号时还很拘谨，对着编辑部里那些生

冷不忌、战天斗地的坏小子，她的尖角暂时还没显露出来。

但她写作的底子很好，对细节很敏感，而这差不多是一个好记者的一多半门槛了。我因此表扬了她一次，在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中，我声称易小荷是中国文字最好的女记者之一。

小荷不止一次表示，我的这次高调表扬对她很重要。她很快长驻 NBA，成为中国最优秀的篮球记者，继而转战社会新闻，成为一名长于人物报道的美作。

然后，和千百个记者、编辑、总编辑一样，她在《南都周刊》编委任上离职，专注于更冒险，也更光明的个人事业。在技术和非技术力量的双重阻击下，上半场已经不值得留恋。

我的上半场跟小荷差不多，除了我比她早几年加入竞赛，又在她之前被罚出赛场。大约是因为我为她吹了上半场的开场哨，所以她很多年来一直尊我为师父，这也是我在上半场为数不多的功业之一。

我们在最好的年华倾尽全力，曾经踌躇满志，曾经泪流满面，但成就微不足道，我们失败了。中国传统媒体和市场化媒体还没来得及进球，上半场就草草结束了。

我们已经进入下半场，这是我们自己的下半场，我们是时候给自己的信仰、审美和能力一些尊重了。

小荷是强调对汉语审美传统的继承与守护的，也很珍惜那

些美好的人类共同价值。她想让自己看上去更得体一些，然而以国内创投界的眼光来看，她显得有点理想主义，不够商业。不久前，小荷拿到一笔品格很高的投资，推出了“骚客文艺”，依然敝帚自珍，依然不够商业。

但是要那么商业干什么？中国最不缺的就是商业。只要趣味高级，就值得好好做下去，又不缺饭钱酒钱，总不至于去做毒鸡汤吧。

我职业生涯的一些熟人，因为调低了一些底线，放下了一些身段，故而赚了一些钱，去美国置了业，在各种大学讲了座，开始分享所谓扎实的成功，开始找机场的电视屏贩卖那种莫名其妙的生存哲学。

这当然也不坏，不过闷声发大财，不出来更好。您不说话人们不知道您以为你自己成功了。

不过是用高昂的成本解决了一些温饱层面的问题，哪里来的成功可以嘚瑟？

记得小荷初到《南方体育》时，曾被镌刻在墙上的报社训词“跟他们不同”所震撼。多年之后，我们同为创业狗，谈及这句傲岸的自我标榜时，依然心有猛虎：既然这个社会已经饿不死人，我们就必须把事情做得体面一点。

到下半场再见面，但愿我们还保有体面。

自序

十岁的时候，为了一个可以去区里演讲的名额，我在家练习了一个月，每天都声情并茂到扫地都能扫出一屋“鸡皮”。直到有天晚上一个邻居（各大演讲比赛的常任主持人）问我，今天我报幕报到你的名字，你为啥没来？我又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鼓足勇气去问通知我的老师，她笑了笑：“我忘记了。”

初中的时候，因为我家就在学校里面，同学们天天自发地中午来我家蹭饭，下午来我家玩，其实也不是和我玩，只是借用一个离学校近的地方。我妈忍无可忍地发出通牒，左看看右看看。我低着头，声音几不可闻：你们走吧，我要学习了。她们一边取笑我，一边在我的小床上东倒西歪。“你们走吧！我要学习了！”我提高了嗓门。她们奇怪地看着我，那个眼神告诉我，再也不会有人跟我玩了。

所有这些丑陋乌黑的珠子，串在一起就是那只叫作“社交恐惧症”的怪物。它控制了我的大部分人生，让我变成了一个喜欢默默关门读书的羞涩女孩。

当然我见过最严重的一位——这个人在一个与世隔绝的乡村小屋里面住了近十年，他的亲生女儿去探望他，得到的答复是：不要指望将来我会有钱留给你，你不要再来看我了。其后果然，他把自己封闭，去世一周后才有人发现。他女儿一年后才知这个消息。

那个人就是我的外公，我的那篇代表作《世界上比我还要难过的人》原型其实就是他。

至今闭上眼睛都能想得起从小学回家的路。我总是独自一人，途经一个基督教小学校、一个流动小卖摊、一条长而空寂的小巷、一个小居民区门口。

有一天我注意到围墙边上的蚁群，它们和我一样卑微行走，无声无息，赤裸于天地之间，偶尔被雨水淹没，倾家荡产，复又麻木到循环来过——生命的价值在哪里呢？我都不清楚这只黑色的蚂蚁和那只黑色的蚂蚁有什么区别？

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我这种人就是世人眼里的 loser。小的时候孩子们写作文，喜欢用“充满朝气的脸”，说的就是身边这

拨同龄人——他们佩戴红领巾，一道杠两道杠，走路蹦跳，就是这个时代应该生产的那种小麻雀的样子。

而世界在我的眼里，总是一副与众不同的样子。我总是达不到他们表达和学习的标准。比如他们很流畅地写出“月亮的映照下，窗户上老师辛勤工作的剪影。”我看不到这个，我看到的是剪影如同他山，与我从不相交，永远平行。

可是，经过那么多年的洗礼，当初我为什么要离开体育呢？闭上眼睛都能复制下同样的内容，脸就是名片，他们再也想不起我的本名，因为人人都叫我“易老师”。

那之后不久，我去了《南都周刊》，玩命一样地做着封面，主编已经习惯了，不管因为什么原因有开天窗的危险了，就问，易小荷呢？

然后又是突然地，各种各样的新闻开始报道同行们的转型，办公室越来越空，送上去的选题越来越难通过审批。我如同又掉进了小时候的那种环境：所有的孩子都在玩一种叫作“haozi”的游戏，你默默地站在旁边，他们笑着分组，却并没有人把手指伸向你。

于是有个朋友某次吃饭时分外感慨，他说：“为啥你们这些

好人儿，不管才气有多高，总在现实生活中接受不断的失败？”

我不以为意地吃饭，也不抬头，假装他描述的那个人与我无关。

2015年，从《南都周刊》出来之后，我的一位老朋友力邀我去广州共同创业。我把书、猫都搬了过去，每天在办公室开各种会，联络客户，拜访，做ppt。

三个月后的某一天，我的那个老朋友对我说：“我想了想，还是觉得自己不适合做一个商人。”

广州很热，除了那些在289大院熟悉的桂花香，这是一个对我来说完全陌生的城市。但那天我走在深夜两点的路上，看那些漂浮在黑夜里的老店灯光，知道心里从未有过惶恐。

深夜两点的北京，那种“荆轲有寒水之悲，苏武有秋风之别”的场景；凌晨两点的休斯敦，“鸟无声兮山寂寂，夜正长兮风淅淅”的空寂；还有一个人凝视着无尽的深渊，不管在世界任何的地方，紧紧抓住内心的峭壁，以免掉下去的那种黯然，我已体味太多。

也许，失败这两个字对我来说太熟悉了，它和世俗意义的物质财富无关，而是一种大众的惯常标准：你为什么非要活得和别人不一样？

有一次我看到保罗·奥斯特说：要进入另一个人的孤独，我意识到，是不可能的。如果我们真的可以逐渐认识另一个人，即使是很少的程度，也只能到他愿意被了解的程度为止。那个人会说：我觉得冷。或者他什么都不说，我们会看见他颤抖。不管哪种方式，我们会知道他觉得冷。但假如这个人什么都不说也不颤抖呢？

深以为是。这么多年，行舟至此，就好像怀揣着一个秘密。如果把我的前半生投射在一部电影上面，灯光熄灭，漆黑的电影院里，我会看见一个胖胖的小女孩在沿着河流奔跑，怎么都抹不掉脸上大片的树影。那一年，她终于在《作文》上面发表文章，那是她来到这个世界后第一次意识到“自己”的存在。

2002年被《南方体育》派去美国采访世锦赛。没有信用卡，在那个偌大的国度，甚至连语言沟通都并不是完全流畅。没有任何的朋友没有电话，每天孤魂野鬼一样地游荡。只能睡两个小时，而且，需要在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，没有任何的社会关系网，还要去采访那个国家的顶尖人物。我在印第安纳波利斯的一家酒店门口，等了几天，做到了本·华莱士、乔治·卡尔、吉诺比利等几位超级大咖的专访。后来有人说“易小荷一个人打败了一支队伍”。再后来没多久，主编在报纸上说“易小荷

是全国三个最好的记者之一”。

这些年总有人反复问我，一个我自己口中“智商不足”“社交恐惧”的人，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。而今天所谓的这些独立，所谓的这些看上去比较利落的东西，会不会都是基于那些年。我总是被一次又一次地扔到那些陌生的、让人不知所措的环境，因为一无所有，所以实际上也并没有什么可以失去。我觉得即使丢给我一只马桶，我也能一点一点把它刷得干干净净。每一片贫瘠的旷野感受到的微风，每一个空落落的池塘迎接到的一滴水，对我来说都是额外的收获。

据说这个世界有一种人生态度叫作“上善莫若水流，自在不与物争”。我并没有淡泊到那么从容，甚至我在红尘之处，也与所有俗男信女并无不同。有的时候我会安慰自己，那是因为我心里深处有着另外一种标准的度量、秩序与和谐。

《了不起的盖茨比》当中，尼克初次到纽约，说他喜欢“在五号路上溜达，从人群中挑出风流的女人，幻想几分钟之内就要进入她们的生活……”我也总是看着人们走进一扇扇门，并且消失在温暖的黑暗之中。就这样，慢慢地告别一个个单位，告别我的职业，ex，甚至是北京，用晓跃师父的话“开启人生